

# 双峰县文史资料专辑

第 一 期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双峰县委员会  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## 前 言

双峰的文史资料工作，在去年才开始。当时，将资料以活页形式零星印发，深得各界好评，并建议今后将收集的资料选编成集出版，一则使之更有系统性，也便于保存史料；二则可以满足更多读者的要求。我们认为这个意见很好。现在《双峰文史资料专辑》第一期正式出版和大家见面了。

双峰地处湖南中部，扼长（沙）、衡（阳）、邵（阳）三角区之要冲，是近、现代史上湖南政治、军事角逐的重要场所之一；这里又是清廷名臣曾国藩、同盟会湖南分会首任会长禹之谟、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蔡和森、全国政协常委、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的故乡。影响所及，各类人物纷纷登上历史舞台，演出各种活剧。其中不少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，深刻反映了社会本质及其发展变化。我们在“存真、求实”的原则下，将这些史料写出来，播之四海，传之后代，这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、社会主义教育、革命传统教育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；对促进祖国大统一、大团结，进一步扩大爱国统一战线都将发挥十分有益的作用。古人云：“亡史之罪甚于亡国”。我们恳切希望各界人士踊跃撰写亲历、亲见、亲闻”的史料，并对出版的《专辑》不断提出宝贵的意见，使之越办越好。

《专辑》第一期的出版，对我们来说，还是个尝试，谬误之处一定不少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记朱老八山门起义事·····      | 朱希宾( 1 )         |
| 禹之谟事略·····          | 县政协文史办辑( 7 )     |
| 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——唐群英····· | 罗效志( 11 )        |
| 陈树人事略·····          | 陈 章( 17 )        |
| 刘梓卿事略·····          | 刘庆元等( 20 )       |
| 黄浦军校第一个为国捐躯者·····   | 孙丛枚、罗绍志( 23 )    |
| 辛亥革命震撼永丰·····       | 凌超凡( 25 )        |
| 辛亥革命在湖南的见闻·····     | 邓介松( 28 )        |
| 邓介松简介·····          | 曾彩初( 43 )        |
| 曾宝荪·····            | 曾昭桓( 46 )        |
| 名教授戴桂蕊·····         | 戴子骐供稿、文史办辑( 51 ) |
| 双峰人民的抗日斗争·····      | 文史办辑( 55 )       |
| 解放前的双峰工运·····       | 曾彩初、郭锡介( 64 )    |
| 大革命时期的双峰教育·····     | 唐诗戡( 79 )        |
| 解放前永丰印刷业述闻·····     | 邓绩熙( 83 )        |

解放前永丰一隅见闻.....熊砥如( 88 )

基督教及其在双峰的传播.....朱言正( 102 )

双峰县沿革概述.....熊树德( 104 )

永丰八景琐谈.....邓绩熙( 118 )

## 记朱老八山门起义事

朱希宾

朱老八号达聪，出生于今双峰县朝阳乡云岭大屋。兄弟八人，达聪辈行最小，人皆呼为聪八。年十五，遇有豪霸欺其邻人，挺身为之打“抱不平”，反为豪霸所伤。遂决志习武，愤走宝庆（今邵阳市），习刨烟业，博工资为求师计。凡历名师达十数人，勤学苦练，十易寒暑，武术精邃。每逢春节，必回家省亲，对长者恂恂有礼貌，如书生然，非复以前桀骜不羁之气象矣，人皆乐与交接。乡俗，喜闹春灯，甲村乙村往来祝贺，或耍龙，或舞狮，继之以使拳挥棒，及于十八般武艺。每演练一套，主家必须回答一套。否则，众乃大哗，以为不敬，置酒服输而后已。云岭朱姓，工技击者多，尝出灯至百数十里外的衡邵县境，竟被某乡人所窘，纠缠达三日之久，彼人益多，而我益疲，悄悄卷旗息鼓而返，不虞其尾随而至也。势将实行决斗。朱老八揖谢而言曰：“吾人终岁劳动，无片刻暇，争此新春数日之欢，不可多得。诸君远至，应具饮饌，以尽东道之谊，请姑在此少息。适有一肥猪在池塘彼岸，相距约百步许，手指以告，‘我当取此，宴我嘉宾。’”随即飞跃过池塘，挟之超越至原地，意态从容如无事。一场风波，谈笑立解。于是，朱老八之声名达乎四

境。是役也，朱姓少年之好事者，以为“彼客我主，彼劳我逸，何不反击，任其耀武而去？”朱老八谓“国难日亟，我当为全民全国打抱不平，决不为一姓一事惹闲是非。行将出游，开拓胸襟，奈何争此一日之短长耶？”盖朱老八此时已加入哥老会矣。

一八九一年（清光绪十七年）四月，长江之哥老会焚毁芜湖、丹阳、武穴等处基督教堂，朱老八闻而大快，逢人便歌颂之。一八九三年清之学政在长沙举行岁考，湘乡文武考生寓新安巷湘乡试馆者众多，市之人有“湘乡喻呀作牛叫”的口头语。湘乡方言呼“你”为“喻”，自称为“呀”，故有是语。考生以为侮己，彼此口角，愈聚愈众，至于用武，发生剧烈械斗。清兵之弹压者只能作壁上观。时朱老八与其弟子邓老九均在长沙以武术授门徒，闻而趋至，谓“兹事体大，未可轻视。如考生多死，则官府必罪市民；市民多死，则官府必罪考生，势必演成不可收拾之局，我等岂能袖手旁观耶？”遂相与驰突其间，万夫辟易，无敢撓其锋者。双方皆梯屋掷瓦。清兵乘朱、邓突击之隙，始获楔入新安巷，呵止双方投击。清之大吏允任恤死抚伤之责，两面曲直，皆不与咎，事乃获寝。时人有“朱老八、邓老九打过长沙无敌手”之讴歌。其名益噪，而忌乃益深矣。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起，清廷檄湘军勋裔成军出关，朱老八请于其乡人李光久，愿率门徒杀敌救国。李竟不许，忧愤无所发泄，日惟以维持桑梓治安，鼓励前方士气自任。及闻牛庄战败，每与人言，辄捶胸顿足，泪潸然下，大骂“纨绔子弟误国，隳我湘人声誉。”先父朱嗣林，朱老八之叔父也，平常教读子弟于乡，朱老八尝就而请训。先父慰勉之曰：“前年八月，

清廷令驰海禁，国事已不可为矣。我乡自曾国藩兄弟颠覆太平天国以来，昔之大小统领，黠者劫掠民间，剥削士兵，骤得多金，甲第如云，田连阡陌。出则舆盖煊赫，横行乡里，打着荷叶官腔（曾氏兄弟居荷叶乡），令人不可向迳。谨愿之士，如我房道五，润六皆以军功赏戴水晶顶子，退归乡里，一贫澈骨，终身不能娶妻育子，成为鳏独，甚至饔飧不给，所谓当兵吃粮，下场如是。今外侮日甚，国土日蹙，大丈夫不愁无用武之地，尤应善保此身，淬厉以待，自有舒展长才之一日也。徒痛苦何为？”从此，朱老八自动救国之志，愈益坚决。

一八九五年，宝勇、湘军之随魏光燾、李光久、陈混等出关者，均遣归原籍。朱老八间关奔走，昼夜不休。与邓敬八等商议，乘城守松懈，里应外合，一举而夺取宝庆府城为根据地。乃号召于众曰：“铁打宝庆，纸糊长沙”。吾人闻之审矣。宝庆乃可战可守之地，得此以打倭鬼（指倭寇），雪国耻，伸大义于天下，事功之成，如反掌耳。”众曰：“诺”。相与插血为盟，推朱老八为元帅，邓敬八副之。敬八专任城内指挥联络之责，置大营于山门，届期集合主力，直捣宝庆。四月十八日，山门适有豪霸瞰其佃农之女美，谋纳为妾，藉口催缴旧年欠租，强夺之去。路人皆敢怒而不敢言，阴怂佃农泣诉于朱老八，求其救援。老八时方图举大事，热血沸腾，勉自抑制，思维再四，如果出而理落，势必影响义师，成为被动；假若含默不理，则平昔行侠仗义之名，徒盗虚声，将何以对群众。当时环其侧者，农民痛哭之惨，有不忍闻，而代为呼吁之情，实繁有徒。不觉促使朱老八振臂一呼：“如此，吾其先期举大事乎？”遂宣告起

义，杀豪霸以祭旗，还女于农民，一时欢声震天地。然小不忍，则乱大谋，顿将询谋筮同之预定计划，全盘打乱；反使清廷之统治阶级得以调兵遣将，措置裕如，乃有湘抚檄派龙统领率兵驰剿之军事行动。朱老八仓卒起义，人未齐集，又属乌合，一切大计，皆成泡影。只得退保湘乡之牢田（今双峰大泉乡），凭险应战，与清军相持数月，接仗多次，卒因粮械两缺。而湘邵之统治阶级又实行乡追乡，族追族，尽逮其家属以为质。朱老八审知事已无济，与其株连广大群众，徒供一己之牺牲，不如以“好汉作事好汉当”的态度，作最后精诚之感召。遂与邓敬八自缚请死，赎出无辜家属，从容就义于今双峰县之永丰桥，年三十七岁，农民哀思至今勿衰。

同时殉义者有邓敬八、曾昌荣、王中世等数十人。

邓敬八为朱老八之得意弟子，参与一八九三年新安巷之械斗，所谓邓老九者即其人也。朱老八的名拳为大拳落地滚龙，而邓敬八的名拳则为飞庄反踢五点梅。邓出生于今双峰县之相思桥跳石渡，手脚飞速，人谓过于其师；侠义成性，能与其师终始不离，卒与之俱死。

有张中义者，于朱老八就义之后，向县投讯。县令问：“你从朱老八干甚么事？”答以“我是看守大旗的。”县令似有免死之意，说：“你是傻瓜，看你这样子不是看守大旗的”。中义怒而言曰：“看守大旗，是杀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最光荣的事，你为何侮辱我。”中义固感染于朱老八之侠义风格，视死如归者也。

有邓兴世者，由于行刑的刽子手是日杀人既多；正当夕阳西下之时，血流满地，照人酸鼻，而手力亦疲，颈项仅断

其半，丢下河滩，闷而复苏，乘夜匍行至印塘湾，天已大亮，潜匿草莽中竟日，夜始抵家，呼母开门。母惊疑为鬼，谓之曰：“我已烧了许多冥纸与你，儿莫作祟了。”兴世哀言未死，其母悲喜交集，入家疗养数月乃愈，年八十余始去世。我曾询其被杀后夜行景况。兴世言“是晚月明，犹见人影，一边捧头，一边行路。有时脚步偶遇不平而蹶，头即随之而俯，苦痛不可名状。”言时若有余痛然。尝以体被摧残，不能胜任艰巨为憾。

陈八老人熟于近代掌故，尝有书致我，谓：“朱老八虽死，而其精神固未死也。湖南昔日之封建地主阶级，其压迫势力之暴虐，以湘乡为最酷，内有武装之团练，外有显贵之支持，善良人民，不胜懔懔，日冀免祸而已。然而压力愈大，则其抗力必愈坚，理有固然者也。”朱老八不过一牧竖耳。当其磨励以须，奋起图功之际，确有叱咤风云，能使山川变色之雄态。事虽挫于一时，而其党徒绝不以幸免自甘，无日不切齿痛心以复仇雪耻为帜志，咸归附于邵阳有名拳师刘大鹏，奉贺金声为盟主。

越六年，是为一九〇二年乃有贺金声之起义。金声为湘抚俞廉三所给，就义于今双峰县之青树坪，距朱老八所居之云岭大屋仅十里耳。先是金声在邵阳被逮，城乡老幼皆焚香公赎其死，檄令解省，风传朱老八之党徒将截劫于中途，乘夜抵青树坪。天未曙，竟为奸小贼杀，时清光绪壬寅八月二十七日卯时也。金声最后之呼声：“吾死已矣，奈国家无一寸干净土何！”宁乡周铁真私谥曰：“烈愍先生。”越二年是为一九〇四年，又有黄汉会在邵阳石头铺之起义，机事不密，刘光夫妇死之，牺牲达百余人，皆朱老八、贺金声之党

徒也。越七年，始有辛亥革命之役。邵阳谭心休任宝庆招抚使，为建“邵阳人杰贺金声死处”丰碑于青树坪，巍然矗立，农民至今奉祀若神。而朱老八壮烈殉国之事实，仅存诸父老之口头传述，不可无纪，以存其真，此我今日所以记朱老八山门起义事之动机也。

当朱老八之起义失败也，封建统治阶级所施于朱老八之党徒者极端凶暴，尚有助桀为虐的封建文人亦推波助澜，无所不至其报。湘乡有两书院，一为东皋，一为涟滨。时东皋山长为朱静斋（蔡和森姑父），涟滨山长为李小邱，两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各有其主观的唯心观点。李主多杀，朱表示惋惜，于院课命题：“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。”李以为讽己，遂以“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”为题以敌之。

## 禹之谟事略

县政协文史办辑

禹之谟字稽亭，系湖南湘乡（今双峰县）青树坪貽则堂人，生于公元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（清同治五年丙寅七月十八日）。禹之谟的祖父知书识礼，在乡塾教书，中年经商，略有积蓄。父继其业，撑持家道。

禹之谟十二岁丧母，由三婢、四婢抚养长大。四婢姓伍，家人姻文习武。禹之谟往来伍家、受到影响。六岁就读私塾，学书学剑，好竖奇论，时人称他“提三尺剑，挟一卷书”。十五岁到宝庆（今邵阳市），在堂叔开设的布店里学徒。他目睹当时商场中尔虞我诈行为，反感较深，就无意商业，终日攻书习字。敦节义，好打抱不平。适有邻妇殴其姑，一见之，遂摔妇于市，并痛责之。这种节义行为获得了大家的称颂。堂叔怕他惹事，影响生意，就打发他回家。自后，禹之谟励志自强，博览群书，喜读王船山遗书。但对科举业不感兴趣。常说：“曾、左、彭、胡好大喜功，误入歧途，皆由不善读书之过，”闻者视为狂徒。他还喜书法、嗜金石、通晓历算，诗文豪放，意气不羁，所作《题长剑》诗：“匣中三尺水，跃起作龙鸣。有鬼哀风雨，何人托死生。只今无季子，在昔见荆卿。清夜飞腾志，时时为尔

萌。”其襟怀、操守，于此可见。

一八八六年禹之谟年方弱冠，随同他在刘坤一幕下的三叔禹骏烈到南京。经介绍，在旅居南京的湘乡名士张通典门下研究学问。不久，投身军营任文书、军需等职。就此机会，历览了祖国东南的山川形胜。

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发，新的民族危急性促使禹之谟毅然投入战斗，在刘坤一部下担任江南转运德州分局派运军械委员。由山东经河北、出山海关到辽宁战区，历尽艰险，卓著劳绩。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战事结束，禹之谟以“随办转运，在事出力”，经刘坤一奏叙五品翎顶，候选县主簿。但禹深感外侮频仍，清政府腐败无能，辞不受命。

一八九六年禹之谟回家料理父丧，旋即外出，立志于实业救国。在上海研习矿学，并亲自考察长江下游的矿产资源。几次想兴工办矿，均因多方受阻而未遂其愿。

一八九七年维新变法运动高涨期间，禹之谟回湖南，与谭嗣同、唐才常等有所接触。维新失败，他领悟到“依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，等于与虎谋皮。”于是另立规划。

一八九九年禹之谟参与唐才常筹建的正气会、自立会及中国国会等革新活动。一九〇〇年自立军计划在汉口起义，他为之运输枪支弹药。船抵汉阳，正值清军急于捕唐。

“入唐寓，逻骑满室，知有变，乃从容作寄信人得脱”。他愤恨事业不成，拂衣东渡，在东京千代田和大阪等工业区刻苦研习纺织工艺和应用化学，掌握了化学知识和工业技能。同时广交留日革命志士。

一九〇二年禹之谟从日本携带纺织机械回国，先在安庆建阜湘织布厂；一九〇三年回湘潭创立湘利黔织布厂，次年

迁厂于长沙，“为便鼓吹计也”。复得官方资助，工厂规模扩大。附设工艺传习所广泛培训艺徒。

禹之谟在湘潭办厂期间，黄兴从日本归来，在明德、经正两校讲学。禹之谟常到长沙和黄畅谈，间作密语。一九〇四年华兴会成立，禹之谟当即加入这个组织。

一九〇五年八月，孙中山等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，禹之谟受黄兴函托，和陈家鼎等人组建了中国同盟会湖南分会，被推为首任会长。在这期间，他对发展组织，宣传同盟会纲领，推销《民报》，做了大量工作。同时，四处奔走，集资办学，借湘乡会馆创办驻省湘乡中学，后又建立唯一学堂（曾改名广益中学，现为湖南师大附中）。其他州、县的旅省人士闻风仿效，办起了多所学校。

由于禹之谟精诚爱国，勇于任事，深得湖南工、商、学界的拥护。曾一度推选他为商会董事、教育会长和学生自治会干事长。

禹之谟利用这些合法身份，常在天心阁等处发表演说，竭力鼓吹革命，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革命活动。如“反对英人要索”、“抵制美货”、“电阻割闾换辽”、“力争粤汉铁路改归商办”、“公葬陈天华、姚宏业于岳麓山”、“严惩学务处总监督俞浩庆”，以及湘乡学生提取盐税附加风潮等等，禹之谟总是站在运动前列，指导各界群众掀起斗争巨浪。

禹之谟矢志革命，固为清廷所不容；更因刚正不阿，早遭同僚畏忌。终于一九〇六年八月十日被清廷藉口湘乡盐案以“哄堂塞署”罪逮捕下狱。

禹之谟献身革命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。清政府禁锢了他

的人身自由，却无法禁锢他的革命意志。在狱中坚持斗争，临危不惧。曾撰二联以白平生志趣。“暂藏丰城剑，待著美里书。”此其一；“师拿破仑、学玛志尼”，此其二。又曾写下《寄青年学生书》、《致诸伯母书》、《遗在世同胞书》，书中坦然可见他念念不忘推翻清廷，建立民国的革命胸怀。

下狱以后，禹之谟累遭酷吏金蓉镜的刑讯，始以针刺指甲，继以倒悬身体，椒烟薰鼻，焦铁烙身，痛遭鞭笞、血滴遍体。他不但毫无惧色，而革命意志愈益坚强。

一九〇七年二月六日，藉萍浏起义发生时机，清政府指使金蓉镜将禹之谟绞杀于靖州西门外。临刑前，他怒斥金蓉镜说：“我要流血！为何绞之？辜负我满腔心事！？”于是纵情高呼：“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！为救四万万万人而死！”一代忠烈彪炳千秋。

中华民国成立，南京留守黄兴呈请临时大总统追赠禹之谟为陆军左将军，恤其遗族，并予公葬岳麓山。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湖南各界在长沙举行追悼大会，数千群众送殡麓山，黄兴执绋前导，备极哀荣。

禹之谟烈士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！

## 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——唐群英

罗绍志

唐群英字希陶，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八日出生于湖南衡山。其父唐少垣从湘军中辞官归里，在衡山新桥筑屋，取名“是吾家”，敦聘塾师，教育子女。唐群英自幼在“是吾家”攻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喜读后汉曹大家（家，这里读“姑”）的《女界》和范蔚宗的《列女传》；对《木兰词》更是爱不释手。她聪明好学，能文善诗。十五岁时曾写过“邻烟连雾起，山鸟唤晴来”的诗句，塾师见之称为“女中奇才”。她“尝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”。

一八九〇年唐群英的父亲去世。第二年，从母命，嫁到湘乡荷叶（今双峰县）曾氏。不几年，丈夫病逝。按封建礼教和曾氏族规，她宜坚守贞节，才不失为“名门闺秀”，可是唐群英生性豪放，蔑视旧礼教，冲破夫死守节的封建桎梏，毅然“大归”，①定居“是吾家”。当时，外侮频仍，国势日蹙，康有为、梁启超之辈力倡变法维新，以图强大。唐群英深受维新思想影响，于日习诗文之余，书就《书怀》一诗，中有“斗室自温酒，钩天谁换风”之句，明显地表达了她的革新壮志。

先是唐群英在婆家时，结识了秋瑾。原来，秋瑾的婆家

是曾姓近亲，又属邻居，彼此过从较密。加之志趣相投，相互倾慕。一九〇四年春，秋瑾冲破封建阻力，从北京赴日本求学，寻求救国之道。唐群英得到消息，旋即追随到日本，自费进入青山实践女校学习，成了秋瑾的同学。后又转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。因成绩优异，由湖南当局改为官费生。

在东京求学期间，唐群英结识了刘揆一、刘道一、黄兴、赵恒惕等湘籍人士。一九〇五年五月经赵恒惕介绍，加入华兴会；又经黄兴介绍，会见了孙中山。从此，唐群英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，担任“留日女学生会”书记，后被选为会长。一九〇五年八月，兴中会、华兴会合并，成立中国同盟会，唐群英因此转入同盟会，成为第一个女会员。

一九〇六年十月，黄兴等人在日本创办杂志《洞庭波》，唐群英在创刊号投发了七言绝句八首，②表达了她为创造新世界而决意献身的精神。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唐群英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。她在毕业仪式上慷慨陈词：

“然女师女范，昭然于史册者，若班氏、木兰、伏女辈，当时轻视女学，犹能独往独来，卓绝今古，使有以提励之，则其造诣又当如何也？无如积弊不振，女权陵夷，学识幽闭，遂成斯世困屯之形。溯国运盛衰之际，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责任之时耶？”这充分表达了 she 振兴中国女学的决心。

唐群英毕业归国，首先在湖南联络革命同志，积极从事革命活动。不久，她执教于赣宁诸省，继又到日本学习音乐专科。一九一一年四月，她在东京创办《留日女学生会杂志》，旨在“发起女子爱国之热忱，以尽后援之义务”。武